

「我相信，上博物館或看翻拍照片，
只會沖淡互動效果。」

——丹尼·斯潘根



實物教學

2007年，熱愛集郵的丹尼·斯潘根 Danny Spungen 認識一名販賣超過 250 封信件、明信片及其他有關納粹大屠殺的資料等一批收藏品的男子。這改變了他的一生。身為伊利諾州北芝加哥扶輪社 (RC North Chicago) 社員的斯潘根買下這批收藏品。此後，他陸續買下其他數以千計的物品，並把這些歷史文物輪流送到全球各地的學校展示，幫助學生找到自己與這場納粹大屠殺的連結。當他們親眼目睹、有時甚至親手觸碰這些實物時，納粹大屠殺的真實感變得益發清晰。有些博物館館長認為這樣的作法有爭議，擔心文物能否妥善保存，但斯潘根認為，為了讓學生更清楚認識種族滅絕，這樣做是值得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能否描述一下您舉辦的巡迴展？

斯潘根：我們的每場展覽通常會有 18 張長桌。過去都是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展出，但孩子卻是依照類別來思考。所以現在我會用一張桌子專門擺放集中營孩童的畫作，像是洋娃娃或花或車子的圖畫。另一張桌子則是專門介紹那些不是猶太人、卻幫忙救過猶太人的人。等到學生有機會看過這些實物後，我們會請他們

做下列一件事：挑選一件文物替它發聲來寫一篇短文，談談作為那封信或信封作何感受又目睹了什麼；或者挑選一件文物並寫下為何對它感興趣，它又如何引起他們的共鳴。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您是否邀請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參與您的展覽？

斯潘根：每當我拿出這些文物進行展覽時，我都會試著找來倖存者參與。展覽本身只是個引子，倖存者才是主角。我們現在正記錄下與我們合作的倖存者是如何介紹這些收藏品裡的文物。等到他們離開人世，這場展覽將會至關重要。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您如何從您的收藏品中選出文物送到學校展覽？

斯潘根：我們的展出內容一直在變，而且展出項目並非由我挑選。我是與伊利諾州孟德林 (Mundelein) 卡梅爾天主教高中 (Carmel Catholic High School) 的學生合作。卡梅爾的歷史科老師吉姆·修斯特 Jim Schuster 參加過一場我的收藏品展覽，那也成為我們開始合作的契機。卡梅爾的學生們告訴我哪些項目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讓我獲益良多。例如，他們建議我們需要在這些展覽桌的四周擺放椅子。而我們

想讓學生能直接與這些信件互動，於是便把它們裝在保存檔案用的塑膠保護套裡。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學生可以在博物館看到這些文物。為什麼要讓這些實物冒著丟失、遭竊或公開受損的風險？

斯潘根：我相信，上博物館或看翻拍照片，只會沖淡互動效果。我想在目擊者和學生之間盡可能建立起最直接的關聯。這是博物館做不到的，即便是展示中的文物，也都是擺放在玻璃櫃裡。但在我們的展覽中，你可以親手拿起一件文物，在那一刻，你，而且就只有你自己，能和那個文物產生連結。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您會談論歷史上其他的種族滅絕事件嗎？

斯潘根：我利用納粹大屠殺當作例子，說明種族滅絕發生的背景及原因，以及人性為何會淪喪。現在，這場展覽的最後會展出一名盧安達的圖西 (Tutsi) 族男子的身分證。他於 1994 年種族滅絕期間在一間教堂遭到燃燒彈攻擊時喪命。他的兄弟找到他的身分證。我們在那張身分證的展覽標籤上列出了他的點滴：他最愛的食物、他最愛的運動。在展覽的互動討論中，我用了許多時間來談論其他種族滅絕事件。

撰文：Hank Sartin